



双峰林场

梦里雪乡

与长城穿越 雪之长城

“梦中冷却的故事，
真的真的无法忘记，
雪花飘飞的冬天模糊又清晰；
感谢那段岁月，让我认识了你，
从此长久迷失在，
大片大片白桦林里……”

——电视连续剧《年轮》主题歌

撰文 / 刘新岳、摄影 / 罗旋



从北京开一天车到长春，虽然非常劳累，但还是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明天，我们即将踏上元一爽到底的冰雪之旅了。现在外面的气温是零下5度，与北京相比只有稍稍一点的寒冷，对于前路，我们早就有心理准备了，不止一次的被人嘱咐一定要多穿衣服，好像零下35度是人与鬼的分界线一样，过度的免疫倒使我对极度的严寒更加期待起来。旁边床的同事早已沉沉睡去，确实，一天狂奔900多公里不是闹着玩的，更何况我们的座驾是两辆仅能跑140迈的国产长城哈弗SUV。

一路上确实很赶，主要是因为同行的另一辆哈弗安装了由拓乐(THULE)提供的顶箱，时速高于120公里就已经让人很不放心了。由于速度一直上不去，我们缩短了沿途休息的时间，只在葫芦岛草草用过午餐，在腰堡和昌图两个小城的服务区补充了燃料。晚上8点半，我们驶进了长春的净月区。

心里还在盘算明天的旅途，一颗悬着的心怎么也放不下来。实话实说，我，包括同行的另外几位同事，都对长城车这次雪乡之行的表现持怀疑态度。我们特殊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会常年与国内外最新款的汽车打交道，所以眼光也就格外的挑剔。这次与新浪网友的互动活动意义比较特殊，因为网友投票选出的车型让人大跌眼镜，一方面，国内车迷水平在提高，渴望看到自主品牌在恶劣天气条件下的优异表现；一方面，给了我们和厂家巨大的压力。厂家的认真和敬业让我们钦佩，技师们牺牲周末休息时间为我们保养车辆，加注最抗冻的润滑油和防冻液，从里到外让车辆保持最佳的状态。除了这些，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祝我们好运。剩下的一切，都要靠我们自己了。

其实相比其他同事，我还是对长城汽车最有信心的，因为我



曾经拥有过一辆长城塞弗。二手车市场上把第一批购买自主品牌汽车的人叫“先烈”，我严重的不同意这种叫法。尽管我的塞弗毛病多、油耗偏大、高速稳定性差，但它曾经让一群囊中羞涩的越野发烧友最快的实现了拥抱大自然的梦想，有越野者的生活是一个攥着钱3年不放，等进口车降价的骑墙分子永远也体会不到的。更何况此刻停在楼下的这两辆哈弗，比起当年的“山寨丰田”已经有了质的飞跃，什么电控四驱、TCS、双气囊、DVD、倒车影像、四轮碟刹、电动真皮座椅、伟巴斯特天窗想起当年我的塞弗胶皮管颠漏后呼呼冒白烟的样子，我微笑着进入了梦乡。

一觉醒来，天空阴沉沉的，显出一种让人不舒服的颜色，凭经验判断今天一定有大雪。

如果高速封闭，驾驶两辆国产都市SUV在湿滑的国道上，跟众多的大货车飚车，可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赶紧匆匆打点行装上路，短暂的热车之后，两辆长城哈弗出现在长春的大街上。老实说，我们的车确实很拉风，尤其是那辆装上拓乐顶箱的银色四驱超豪华版。长春有“中国的底特律”之称，街上的百姓都是非常懂车的，看到换了新标的长城新哈弗，很多人都上来打听。一位一汽的老师傅这摸摸、那看看，把各项参数问了个遍，发出了啧啧的称赞。言下之意，一汽太需要一款我们自己的SUV了。

紧赶慢赶还是赶上了，离长春外环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雪像鹅毛一样落了下来。我们是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北国人的，在北京很少见到的大雪中，每个人都心慌了。还好，高速口依然有车通行，两辆车在寒风中瑟瑟的溜上了高速，大家都关掉了音响，一面聚精会神的驾驶，一面用手台提醒同伴注意安全。后来我才知道，那天的天气比起以后几天我们遇到的，就像温暖的春天一样。人就是在恶劣的环境中逐步磨砺自己的意志的，我们向着尼采心中的“超人”又迈进了一步。

雪，好大的雪啊，有生以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雪，没有落在地上，而是随着凛冽的风在路面上飘，时而像海浪，时而像卷云，时而又像美女的秀发，就是不像我印象中的雪。车在雪面上碾过，不会留下印记，而是把雪扬到后面，像扬起了一阵沙尘暴。我们谨慎的保持着车距，任由一辆辆本地车从身边呼啸而过。长春离目的地哈尔滨大概200多公里的直线距离，照现在平均8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能不能拿哈尔滨红肠当午餐真的是个问题。看着旁边国道上排成长龙的大卡车，心里一下子平衡了，还好，在封路之前上了高速，要不然没准会堵在国道上过夜了。旁边一辆奥迪A6 4.2嗖地超过去了，低头看了一眼仪表盘，我们也挂着高速四驱，TCS牵引力控制系统也开着，国产四驱难道真的不如奥迪的Quattro吗？抱着较劲儿的心态，我深踩了一脚油门，“小哈”的三菱4G69发动机低沉的哼哼了一声，迎头追了上去。看到与后车距离较远，我试了一下刹车，还行，换装了后轮盘刹以后确实有力了许多，锦湖的235/70 R16也保证了足够的附着力。这时，一辆哈尔滨牌照的富康出租车飞似的超过了我们，这更坚定了我加速的决心。在这样一步步谨慎的试探中，我们跨进了黑龙江省界。雪似乎小了，我也开始对这两辆“小哈”有好感了。



来过几次哈尔滨，印象最深刻的不是圣·索菲亚大教堂，不是全国闻名的红肠，也不是满街的俄罗斯风情，而是这座“冰城”令人头痛的道路。俄罗斯风格的街道布局是以广场为中心向四面八方辐射，这在马车风行的上世纪初期无疑是非常合理的。但到了汽车时代，所有的俄式城市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交通混乱。本以为由新科提供的最新款 GPS 能够帮助我们最快的找到预订的酒店，没想到来哈尔滨简直是 GPS 的灾难，连一同带去的装载其他品牌地图软件的导航仪也未能幸免。哈尔滨的道路转盘多，路口间隔短，主路辅路不同向，走错路又很难绕回来，GPS 里经常出现“前方转盘第 5 个出口右转”、“右转上辅路然后转向左斜前方向”这些让人似懂非懂的话。哈尔滨市地势的高低不平也考验了我们的驾驶技术，经过了数不清的熄火之后，我们习惯了在后面一连串的喇叭声中悠然的重新打火，也成就了又一群技术过硬的“冰面坡起”大师。草草吃了一顿当地有名的锅烙后，我们开始了“迷糊之旅”。等摸到著名的抗洪纪念碑时，天已经擦黑了。

夜幕下的哈尔滨，显示出了独特的魅力。松花江畔游人如织，冻得厚厚的冰面上满是狗拉爬犁，10 块钱就能让串种的雪橇犬拉你在江面上兜一圈。如果想追求刺激，还可以在冰雪城堡的顶端来个“飞流直下”，冰面的低阻力带给你的体验与北戴河的滑沙和滑草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心痒痒的我们来了个更刺激的，挂上后轮驱动，在大理石铺就的抗洪纪念碑广场上玩起了漂移。越野车加速猛、扭矩大的优势在近两吨重的哈弗上更加明显，轻轻一给油，后轮便失去了附着力。两辆“小哈”在五颜六色的冰灯的映衬下跳起了华尔兹，引得众游人

一阵阵的鼓掌叫好。其实冰面漂移过弯简直是东北司机的必修课，我们的花拳绣腿只不过是蒙蒙“同在异乡为异客”的游人而已，毕竟这么大的车能做这样花哨的动作还是不多见的。

大凡来哈尔滨旅游的，一定要到圣·索菲亚大教堂逛逛，好像没有和异国风情的尖顶合影就不曾到过哈尔滨一样。我的心里是非常抵触这种到哪里都找标志性建筑照相的旅游方式的，但真正看到教堂的时候，才有种不虚此行的感觉。大概是见多了琉璃瓦配木椽的亭台轩榭吧，第一眼看到它，顿生庄严肃穆之感。中国建筑讲究与环境的和谐和架构的巧妙，而受宗教影像颇深的西方建筑崇尚气氛的营造。站在大教堂的台阶上，感受着精美绝伦的中世纪风格壁雕，抬头是一栋拱门从头顶压下来。置身其中的感觉仿佛是在俯首聆听神祇，厚重的由生铁包裹的木门里面，好像真的传出了摄人魂魄的圣歌，让人不得不慨叹西方建筑艺术的独特魅力。

游客们自然不会像我等这般的自寻烦恼了，旅行团的路线大体都是在大教堂走马观花之后，把客人拉到太阳岛看冰灯。太阳岛座落在松花江北岸，那里有号称世界上最大的冰雕建筑群。行驶在松花江大桥上，就远远的看见冰灯的光照亮了大半个天，上万立方的冰块垒成了一座在中世纪说得上中等规模的城市。

充实的一天即将结束了，身处他乡的兴奋让一行人精力百倍，可头一沾枕头，就都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没一会儿功夫都呼呼大睡了。我还在被窝里辗转着：晚上怎么也得零下十几度吧，车停在外面明早打得着吗？东西都带全了么？冲锋衣、滑雪裤、登山杖、雪镜今天黑龙江全境天气不错，明天会不会下大雪啊？只有天知道。

圣·索菲亚大教堂



远东地区最大的东正教堂，通高 53.35 米，占地面积 721 平方米，是拜占庭式建筑的典型代表。1903 年，随着中东铁路建成通车，沙俄军队侵入哈尔滨。1907 年，圣·索菲亚大教堂破土动工。1997 年 6 月，圣·索菲亚大教堂修复并更名为哈尔滨市建筑艺术馆。



由瑞典拓乐

装备





第三幕
穿林海
跨雪原

说起“雪乡”，其实只是旅行者们对它的爱称，“双峰林场”才是它的真名字。这里地处西伯利亚冷空气与日本海暖气流的交汇点，一年的雪期长达7个月，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雪乡”。从哈尔滨进出雪乡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在哈阿高速五常出口下，全程山路，多坡道与冰雪路面；另一条是从哈牡高速海林出口下，虽然绕远但路要好走得更多。为了稳妥起见，我们选择了走海林旅游公路从东线进山。事实证明，这也不是一条稳妥的线路，越往东走，雪越大，风越猛。哈弗高大威猛的车身此刻成了劣势，在夹杂着雪片的寒风中隐隐的摇晃着，让我们不得不时刻紧紧的攥着方向盘。而此刻，不断出现在急转弯前的骷髅头标志提醒我们，一定不能跑太快。感谢我们的摄影师吧，他在环境极度恶劣的情况下勇敢的把身子探出了车外，为我们留下了这段永恒的回忆。当他缩回车内时，我们每个人都已经被吹进来的冷空气逼得瑟瑟发抖，他的脸真的已经红得发紫了。用他的话说，那风，就像剃须刀片一样割脸。“小哈”在冰天雪地中的表现还算满意，3挡4挡爬长坡游刃有余，TCS牵引力控制系统默默的发挥着作用，保证了四轮在积雪路面上的抓地力。但在经过收费站的时候，银色“小哈”的驾驶员一侧电动摇窗机伴随着一声清脆的响声而永久的罢工了。

一个3挡的长坡我们足足爬了10分钟，翻过山口，豁然开朗。刚才纷飞的雪花现在消失得无影无踪，让我们不得不慨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大概因为地势不同和风向的差异，造成了牡丹江市辖区与哈尔滨境内截然不同的天气。又行驶了大概60公里，我们在海林市下了高速公路。这里是到雪乡之前的最后一个补给站，加满了燃油，检查了车辆，我们准备发起冲锋。因为今



天是2008年的最后一个晚上，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在这个农历的除夕之夜做点有意义的事情。于是，我们在半路的门市部买了一箱花炮。通往双峰林场的道路是新修的，路况是没得说，在加上我们的两辆“小哈”经历了刚才的魔鬼考验，现在正处在最佳状态。我们以120公里的时速编队飞驰着，直到离雪乡最近的镇店长汀镇，都没怎么踩刹车。按照这个进度，我们大概会在5点左右到达离长汀140公里的双峰林场。可现在，两个问题困扰着我们：第一，去雪乡的必经之路上为什么很少有旅游车？第二，离雪乡还有100多公里了，雪在哪里？前面已经是雪乡国家森林公园的大门了，还是没有雪的踪影。停车验票时，我怯生生的问了护林员们上述的两个问题，引得满屋哄堂大笑。进山门后，我们马上

得到了这两个答案：车少是因为没有人敢在这点钟进山；没雪是因为进得不够深。

伴随着路况的恶化，雪也越下越大，最堵心的是刚刚4点一刻，周围已经伸手不见五指了——越往北天黑得越早。我们的疏忽，将自己置于如此危险的境地：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大雪纷飞，伴着寒风呜呜作响；

此刻，我们的世界，只有黑色和白色。周围一团漆黑，车灯照处尽是皑皑白雪；GPS上一团漆黑，只有显示经纬度和方向的电子罗盘还跳动着白色。突然，在视线的远方，雪乡标志性的小红灯笼出现了。于是，小木屋、东北小烧锅、小鸡炖蘑菇、5人大火炕、烟花爆竹……在2008年的最后一天，向我们靠近。





昨晚，做了一个梦，梦见雪乡的雪一点一滴的融化，周围依然是皑皑的，但房前屋后满是水滴。醒来才知道，是昨晚的炕烧得太热了，像在铛里烙大饼一样。这里的住宿很有特点，这样的家庭小旅馆一铺炕能睡五个人，只要 50 块钱。好客的老板娘抱了一捧干松木进来，一会儿功夫，便听见松油的吡吡声，炕烧好了。别看房钱便宜，这里的饭菜价格可不实惠，农家菜价钱可以比肩北京的中档饭店了。还有就是给车住的暖库，一宿一辆车要 150 块钱，比 10 个人的住宿费还要高。一来为了省钱，二来为了考验“小哈”的低温启动性能，我们把两辆哈弗停在了零下 30 多度的冰天雪地里。

吃罢馒头米粥管够的“农家自助早餐”之后，我们迫不及待的出来打火着车。看到旁边一辆丰田轿车用棉被盖住发动机舱，心里不禁心虚起来，一按遥控钥匙的开锁键，车内照明灯啪地亮了。还行，有电。但拉开车门要用很大的劲儿，冻住了。我坐进冰冷的驾驶室，瑟缩着找到钥匙门，同事们都围过来看着。一声低沉的声音从前面传出来，打着了！看到怠速正常，我习惯性的拨动雨刷打扫前风挡，伴随着啪的一声，雨刷永远停止了工作，太冷了。

昨晚的雪下了足足一尺厚，大家一起动手清扫门前的积雪。举目四望，景色真的美得让人发傻。眼前的小屋一座挨着一座，被厚厚的雪堆连成了一片，屋顶炊烟袅袅，旁边堆满了木柴。雪橇犬懒懒的趴在门口，鼻孔冒着热气，东张西望，欢迎着一早上山拍日出归来的游客们。家家屋檐下都挂着灯笼和辣椒，在白雪的映衬下红得格外鲜艳。远处的山上满是针阔混交林，一根根像长了杈的白火柴棍似的，插满了山坡。提起鼻子一闻，没错，这就是雪的味道，能够荡涤一切世俗的干净、纯净。要不是其间穿插着身着各色冲锋衣、滑雪服的游客，真以为置身于白雪公主的童话世界呢。

雪乡小镇的规模比我们想象的要小得多，唯一的主干道雪韵大街还不到一公里长。但雪乡的商业化气息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雪韵大街两侧店铺林立。现在是农历新年期间，不是雪乡的客流高峰，大部分床位还都空着，店家们的竞争也达到白热化。昨晚招待我们的老板娘说，如果到了农历新年，比我们昨晚还要晚的时间还有客人上门，100 块钱一个的铺位根本找不到。看来我国的旅游消费真的是在逐步走向成熟，来雪乡过年都成了东北人的时尚了。 >>



装备



花絮



花絮



在东北，只要有雪有山，就一定有滑雪场。相比其他地方的山寨型雪场，雪乡这里应该是最高规格的。驱车走在进出雪乡的路上，不时会看见背着步枪的滑雪运动员从身边滑过，走到前面才恍然大悟，这里是八一滑雪队的训练基地。在奥林匹克公寓门口，我们遇见了正要赶去训练的国家队的高山大回转选手李洋，她对我们的杂志和两辆哈弗都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这回有吹的了，我们的车是冠军坐过的。

我们没有刻意的乘坐收费的狗拉爬犁去拜 POSE，也没有去品尝昂贵的林蛙和麋鹿鼻，而是用两辆车摆成了球门，玩起了雪地足球。零下二十几度的冰天雪地里，我们越来越 HIGH，中场休息时，浑身冒着热气的我们，每人吃了一根小时候有名的“小人儿雪糕”。那种超硬的口感非常独特，好在我们习惯了，因为路上吃的德芙和士力架都是这种物理性质的。在慨叹体能下降的时候，我不由得怀念起了学生时代的流金岁月。的确，现代生活的快节奏在带给我们财富的同时，剥夺了太多的乐趣，留下了太多的空白。而此时此刻，我们才是最充实的。



带着些许的不舍与伤感，我们离开了迷人的雪乡。原路返回时，我们一下子对自己的技术和胆量肃然起敬了，敢情昨晚我们是在崇山峻岭、悬崖峭壁上练习冰雪路驾驶技术的，现在想想，后怕得惊出一身冷汗。轻车熟路，没怎么费功夫就开出了山门。下一站，我们要赶往大英雄杨子荣曾经战斗过的威虎山——一座山雕的老巢。它就在横道河子镇附近，是从哈尔滨前往牡丹江的必经之路。

威虎山名气非常大，但没有什么可玩之处，几处自建景观装饰痕迹太重，失去了游览的实际意义。不过，这一趟没有白来，因为在横道河子感受到了哈尔滨所不具有的俄罗斯风情。沿着地图册的指示，我们苦苦寻找着俄罗斯老街，可围着残破的小巷转了几圈，一无所获。这时突然想起了千古名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环顾四周，我们不就在俄罗斯老街上吗？按照在哈尔滨的思维定势，俄罗斯建筑就一定要是洋葱顶的拜占庭式或尖顶的哥特式。殊不知这里是远东铁路的起点，在这里居住的不是修路工人就是小商贩，最廉价的建材就是木头。于是，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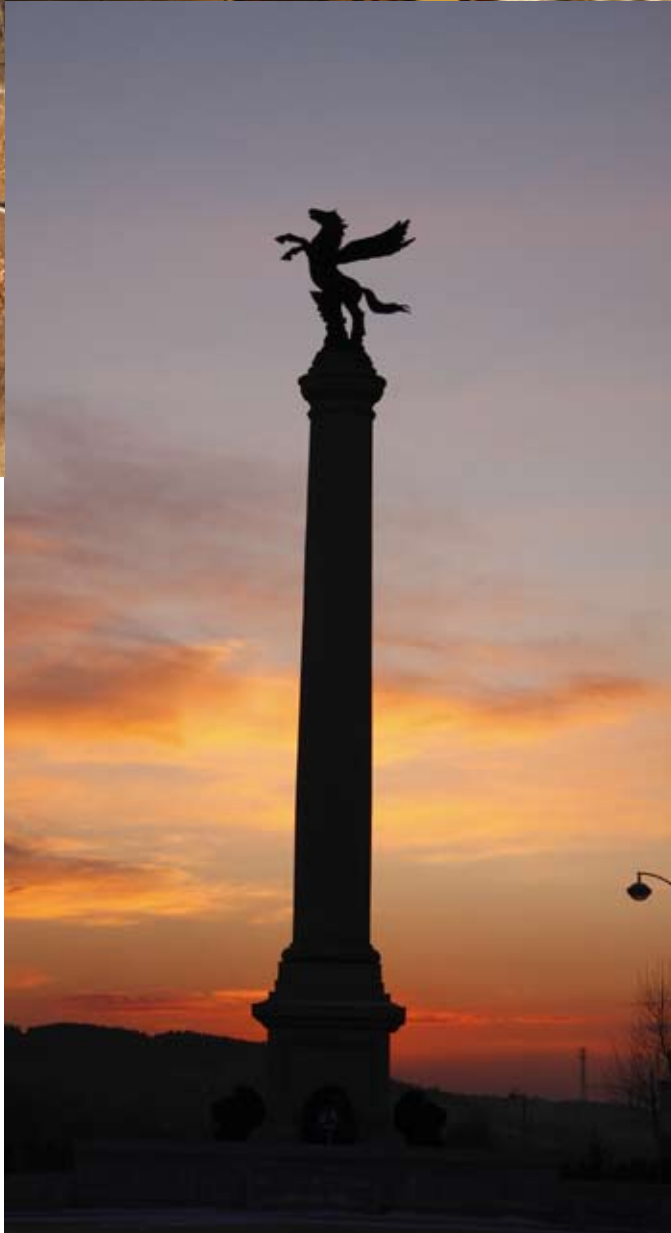
座座尖顶小木屋就在这里矗立了 100 年，向世人诉说着岁月的沧桑。

1903 年，中东铁路由沙俄建成通车，老毛子开始了对我中华大地的侵略。如今，当年的铁动脉早已被我们的电气化铁路所取代，只留下一排孤零零的机车库，显示着火车在机器大工业时代的辉煌。当地铁路道班的一位负责人告诉我，这里的机车库是中东铁路的起点，由于前些年没有重视文物保护，被拆得只剩下这一间了。《闯关东》等很多部电视剧的桥段是在这里拍摄的，这里过两年还要建成一个铁路博物馆，把许多古老的蒸汽机车头重新停进库里供人参观。同时，他帮我指出了地图册的一个小小的印刷错误：俄罗斯老街旁边标注有一个叫“喇叭台”的景点，其实应该叫做“喇嘛台”。那是当年给沙俄工人和守军建造的教堂，作用和哈尔滨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一样。只是当地百姓不知道基督教为何物，见到老毛子对教堂顶礼膜拜，就与喇嘛寺联系在一起了。喇嘛台与横道镇上其他建筑一样，用木头建成，这里方圆百里都是林场，用砖盖的房子只有刚才看到的远东第一机车库和当年的日本宪兵队司令部。





如果说在横道河子看到的俄式建筑是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历史见证，那么在绥芬河市领略到的俄罗斯风情就是中俄两国一衣带水的写照了。雪乡之行给了我们一个近距离接触俄罗斯的机会，到底有多近，从牡丹江出发不到 200 公里，我们就已经呼吸到俄罗斯的新鲜空气了。绥芬河是与俄罗斯进行边境贸易的口岸，因临近海参崴和乌苏里斯克两座俄国大城市而异常繁华。站在边界线祖国母亲的一侧望去，对面的金色洋葱顶小别墅非常漂亮。只是没有在对面看到据说在俄罗斯卖得非常不错的长城哈弗，如果有的话，我们一定鸣笛致意，让他们一睹新款“小哈”的风采。走在依山而建的市中心大街上，俄国人出现的几率跟中国人一样高，店铺的招牌都用中俄双语，每家副食店都有俄式的大喇叭出售。坐在著名的列娜西餐厅，切开口味纯正的基辅肉，听着欢快的俄罗斯手风琴演奏，此刻，我们仿佛找到了心中的喀秋莎。



5 天的旅程匆匆而过，把车停在冰冻的牡丹江边，迎着夕阳，我一个人默默的发呆。今天是农历腊八，天气格外寒冷，而我，一个华北来的孩子，此刻却没有一丝寒意。一天天、一幕幕记忆的珍宝像放电影一样在脑海里飞：哈尔滨五光十色的夜、双峰林场壮美的雪、浓郁的俄罗斯风情以及惊险刺激的雪地驾驶体验，让每一个即将返程的同事都默默无语。车内音响里传来朴树的歌：“静静的村庄飘着白的雪，阴霾的天空下鸽子飞翔……雪依然在下那村庄依然安详，年轻的人们消逝在白桦林。”

后记

在回程的路上，同样让我们依依不舍的，还有两个忠实的旅伴：长城新哈弗四驱超豪华版。大家都是汽车圈里的人，对国产车总有种疙疙瘩瘩的不信任，这倒不是偏见，毕竟一个巴掌拍不响。但回程的高速公路上，两辆装备了三菱技术的 4G69 2.4 升发动机的“小哈”，经过一路各种复杂路况的充分磨合后，再次技惊四座。路况好的情况下，两辆车以令人惊讶的 190 公里的时速巡航，将路上 20 万以下的车全部灭掉。一路下来平均油耗 10.5 升每百公里，小毛病各有一次，动力系统正常，四驱系统正常，电器系统正常。哈弗向给它投票的新浪网友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图]



车讯贴士

I 行车线路：北京出发→京沈高速→沈阳→沈哈高速→哈尔滨→哈牡高速→海林出口→旅游公路行驶 170 公里到达雪乡；哈牡高速横道河子出口下行 5 公里→俄罗斯老街、威虎山景区；牡丹江→G301 约 200 公里到达绥芬河市。

旅行费用：单程约 2500 公里，过路费约 600 元，食宿每人每天约 150 元